

2015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邵燕君 庄庸 主编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 选编

2015 中国年度网络文学〔女频卷〕

祈祷君《木兰无长兄》
御井烹香《制霸好莱坞》
风流书呆《快穿之打脸狂魔》
希行《诛砂》
来自远方《帝师》
天下归元《女帝本色》
丁墨《他与月光为邻》
尤前《我家徒弟又挂了》
Panax《红楼之宠妃》
风弄《金玉王朝》

◆ 漓江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网络文学

「女频卷」

邵燕君 庄庸 主编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成立于2015年3月31日，主要成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和研究生。论坛宗旨是，在媒介变革之际，引渡文学传统，守望文学精灵。

主要阵容

指导老师：邵燕君 庄 庸

顾问老师：杨 玲 徐艳蕊 郑熙青

前期成员：陈新榜 林 品 白惠元 拓 璐 石岸书 王梓瑜 孟德才

男 频 卷：王恺文 吉云飞 李 强 傅善超 杨梦皎 易凡煜 王超然

刘 颖

女 频 卷：高寒凝 肖映萱 薛 静 陈子丰 韩思琪 金恩惠 朱彦臻

刘雯昕 童宛村

原 创：王玉王 叶栩乔 邓溪瑶 杨梦皎 陆正韵 王 鑫 彭笑笑

LOGO 设计：陈焕文

主编简介

邵燕君：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生产机制研究和文学前沿研究。2004年创立“北大评刊”论坛，2015年创立“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任主持人。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网络文学评论》（广东省作协主办）特邀副主编、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美女文学”现象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新世纪文学脉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与曹文轩教授共同主编《中国小说年选》（2004—2009，共6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当选“2006年度青年评论家”；获《南方文坛》2005年、2006年、2011年、2012年四届年度论文奖；2012年获《文学报·新批评专刊》首届“优秀论文奖”；2013年获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庄 庸：

中国青年出版社新青年读物工作室主任，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成长教育基地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浙江网络作家协会特聘会员，网络文学大学网文导师。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中国作家网）评委（2015），首届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终审评委（2013），首届华语网络文学奖初审评委（2014），北京大学中文系网络文学研究与创作课程特聘教师（2014—2015）等。已发表相关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作品数部，策划与编辑的图书多次入选国家重点规划项目、重点主题出版物和相关奖项。

目 录

木兰无长兄	祈禱君 (1)
超越性别，重塑木兰	叶棚乔 (29)
制霸好莱坞	御井烹香 (32)
高清画质的好莱坞与不可能的爱情	高寒凝 (50)
快穿之打脸狂魔	风流书呆 (53)
“大数据”时代的“反类型”	肖映萱 (77)
诛 砂	希 行 (80)
以“重生”回看“现代性”的诞生	薛 静 (107)
帝 师	来自远方 (110)
历史不是挂小说的钉子	陈子丰 (142)
女帝本色	天下归元 (145)
最安全的爱是成全	韩思琪 (173)
他与月光为邻	丁 墨 (176)
爱是娇宠甜糖，也是自我成长	薛 静 (205)
我家徒弟又挂了	尤 前 (208)
从“霸道总裁文”到“甜宠文”	王玉王 (236)
红楼之宠妃	Panax (239)
“红楼同人”之“专宠黛玉”	陆正韵 (265)
金玉王朝	风 弄 (268)
以情写史	高寒凝 (294)
后 记 回到现场：把“有意义”的事做得“有意思” ——《2015 中国年度网络文学》故事记	庄 庸 (297)

木兰无长兄

祈祷君

祈祷君，曾用名“绞刑架下的祈祷”，晋江新晋大神，主营古代穿越题材，以《老身聊发少年狂》（2013）知名。《木兰无长兄》于2014年9月10日至2015年8月12日间连载于晋江文学城，连载时常驻金榜第一，口碑极佳，短短时间内已在积分总榜（晋江建站以来所有作品）跃居第十九名。

该作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借用穿越的方式，将古典文学中“女扮男装”的花木兰形象，重述为超越性别的英雄，智慧神武的战神；情节上，虽是“言情向”，但不重情爱关系，而是关注主人公的个人成长，以及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描写。语言风格兼顾热血悲壮与幽默吐槽，延续了《老身聊发少年狂》等前作的一贯品格。这些都使《木兰无长兄》在本年度言情文“甜宠”盛行的风潮中别具风采。

【标签】言情 古风 穿越

【简介】

现代女法医贺穆兰穿越回到北魏朝，成为解甲归田之后被逼相亲的“剩女”花木兰。在寻找花木兰失落记忆的过程中，贺穆兰不忍坐视当年战友的困苦处境，且哀民生之多艰，决定重回朝堂，拜见太武帝拓跋焘。不料，在朝见之前再次穿越，回到花木兰初入军营的时间点。从一名小兵

做起，与所有的战友重新相识，花木兰在粗砺而又热血的军营生活中凭借出众的武力和品格步步升迁，追随英主拓跋焘南征北战，对社会进行改革，最终统一北方，使北魏走向富强。在征战之中，花木兰的女性身份逐渐被身边的战友察觉，但包括拓跋焘在内，所有人都敬其为人而浑不在意，战友狄叶飞更对她心生爱慕……

“木兰无长兄”本是《木兰辞》原词，这里却被转义为“木兰没长胸”，意指木兰缺乏传统意义的女性特征和魅力（不来月经，力大无穷），却以一个超越性别的“大写的人”的形象挺立在历史中。

以下选段摘自第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章，描述了再次穿越的花木兰，在黑山大营中保护战友的尸身与财物，并在右军大比中夺冠的情节。这段选文集中展现了带着现代人灵魂的花木兰（贺穆兰）对生命的珍视与同袍之情，成功刻画出一个悲天悯人的女武神形象。小说在用花木兰视角叙述时会称贺穆兰——这是只有她自己和读者知道的灵魂身份。

【节选】

第一百三十五章 你的声音

(略)

“入你母的！是埋伏！”

贺穆兰等人跟着蛮古大将追击了几十里，越跑越不对劲，身后的队伍拉得太长，前方的柔然人倒像是在放慢脚步。果不其然，还没过一刻钟的时间，从右翼突然又来了一支柔然兵，而贺穆兰等人护卫的，正是右侧。

柔然人喜欢打埋伏战，因为他们惯于逃跑，也确实不是鲜卑人的对手，所以逃跑的次数实在太多，鲜卑人的军功和战利品都系在这些活人身上，十有八九要追。这追击之中的埋伏战最是好打，柔然人十次逃跑里，倒有两三次就是有所埋伏的。

这也是前世的花木兰不那么热衷于追杀敌人和赢取军功的原因。一是她想活下去，二是军功再好，得有命拿，何况拿到了也不长久，她毕竟是个女儿身。

“哈哈哈！来得正好！老子正好缺军功！”

蛮古大笑三声，不惧反喜。

“我看他不是缺军功，是缺心眼！”

贺穆兰难得骂了一句，看着洪水一般涌来的敌军骑兵，脸上不由得升起了“我大概是要死在这里”的表情。

连武艺最高强的贺穆兰都露出了这样的表情，其他人是什么心情，可以想象。

要不怎么说蛮古是个妄人呢。他见到这样的局面，不但没叫全军撤退，反倒叫长矛手、长枪手等拿长兵器的也到前方去冲锋，为后面用近战武器的骑士做掩护，骑射兵准备射箭迎击。

贺穆兰既可以做骑射兵，也可以做前面的冲锋兵，但对方这么多人，射箭

能起到的作用已经很小，怕是没射出两箭对方就已经到面前了。所以她把自己的弓丢给了弓术也不弱的狄叶飞，让他到阵后去射箭，自己一提长枪，到前面去了。

阿单志奇、那罗浑、吐罗大蛮和若干人等人都是用长兵器的，她在前方，也好照应一二。

一场混战就这么打起来了，弓弦之声不过响了两下，柔然骑兵就已经冲到了面前。蛮古大吼一声手提大锤就冲了出去，他那些亲兵露出认命的表情也跟着冲出去了。

在他们的前面，是已经提前开始冲锋的贺穆兰等用长兵器的骑兵，双方只是一个冲锋，场上就多出至少两百匹空马来。

近战肉搏开始了。每一个魏兵都要对上至少三个敌人，贺穆兰已经见到不少熟悉的同袍被砍去了头颅，连缝合伤口的机会都没有了。

死得最多的是战马，因为有些马匹通人性，会站起身子用胸腹抵挡敌人的长枪。马倒在地上后，大多数马的主人就会落在地上，然后一行行被马蹄踏烂了的人，和自己的战马一起倒卧在地上，从此融为一体。

贺穆兰自从军以来，没有见过像今天这般严酷的场面。上次被马踏死时死得太快，反倒没有这次直面大批同袍死去时来得震撼。

谁说柔然人胆小？

谁说柔然人脆弱不堪！

那些喊着他们“蠕蠕”的人来看看吧！同样是人类，哪里会有菜青虫一般软弱愚蠢之人！

不过是爱惜性命罢了！

她的双眼里噙满泪水，挥舞着长枪风暴一般卷向敌人。这种战争的景象确实是残暴极了，在现代生活的人根本就不曾见过这种光怪陆离的伤亡景象，而他们的主将蛮古却像是在欣赏着这场残暴的杀戮……

去他妈的主将！

他难道就不能撤退一次吗？

贺穆兰第一次憎恨起自己的身份。因为自己只是个小兵，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做不了，为了尽力护住身边的同袍，就只能竭尽全力地去杀人。

杀！杀！杀！

她正在变成自己最害怕的那种人！

“二队跟上来了！有援军了！”阿单志奇突然大声叫了起来，“二队来了！三队四队应该也来了！又多了三百人，大家再撑撑，会有援军的！”

蛮古的大笑声传入所有友军的耳朵里。他在战场一向是这么张狂而凶猛，这让敌人们总能很快地找到他们的主将，而后将压力倾泻到那一处去。

贺穆兰等人发现来自他们这边的压力陡然一轻，再仔细观察战局，原来敌人已经朝着蛮古所在的主部去了。

该死！

狄叶飞和杀鬼、胡力浑他们是留在蛮古那边的！

所有人都疯了一般地向蛮古所在的位置支援，主将对于一支部队的作用可想而知。若是主将死了，队伍很快就散掉，回营以后等待他们的也是仓皇无依的日子，就像死掉主将突贵的花木兰。

花木兰在那段日子里被其他副将要来要去，过得很是不快活。

贺穆兰等人想得却没有那么多，他们只想回去救同火！他们的同火还留在那里！

若干人的马速度最快，一马当先，这个火里武艺最差的少年都已经奔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二队三队已经赶过去了……”阿单志奇微微心安。一队是百人，两百人的骑兵去救援，至少能阻挡一会儿。

贺穆兰想的也是一样的事情，她的长枪突刺不断，一个又一个的蠕蠕坠落马下。待他们到了蛮古那边，发现二队三队都围着主将作战，而被落在一旁的狄叶飞等人却是岌岌可危。

……拼了！

贺穆兰不管不顾地朝着狄叶飞冲了过去。

作战时狄叶飞都戴着皮盔，自然是看不清脸面，但近身以后还是能看到的。就算他满脸鲜血，表情骇人，“血腥美人”的名号也不会虚传，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拿下狄叶飞。胡力浑已经全身是血，眼看就要护不住他……

一个男人突然杀了出来，手持长刀拼命劈砍。

“去将军那边！你们快走！”

“一起走！”狄叶飞和胡力浑宁死不退，三个人边打边走，却抵不过人多

势众，不过眨眼的时间，就全部落入了包围。

“俘虏！漂亮！给我们！不死！”

也有通晓一点鲜卑话的柔然人胡乱吼叫着什么，后面来支援的卢日里大大地“呸”了一声。

“这可是我们右军的勇士，怎么能给你们掳了去！我们鲜卑人没人怕死，要老子们把同袍送给你们当奴隶，痴心妄想！”

卢日里已经满身是血，也不知是敌人的还是自己人的。

对方会怜惜狄叶飞，却不会怜惜卢日里，没一会儿，他就被一刀插进了肚子，倒在马背上再不能动弹了。

贺穆兰冲到狄叶飞身边的时候，见到的就是和花木兰那次见到的一模一样的场面：卢日里倒在马背上，狄叶飞狰狞着面目发疯一样地挥舞着武器，不允许任何柔然人过去砍他的头颅，胡力浑两个眼睛都睁不开了，举着刀的手都在发抖……

若干人一声大吼冲了进去，然后是四个家奴、那罗浑、阿单志奇和贺穆兰等人。等来了援军的狄叶飞如释重负，对着贺穆兰歇斯底里地大叫了起来：

“卢日里中刀了！花木兰，你不是会缝吗？缝啊！我们撑着，你缝啊！”

贺穆兰一咬牙，打马冲向卢日里，一把跳下马去，从他的马上拉下他的身体。

他的身子被拉下来的那一瞬间，贺穆兰就傻了。

他的腹腔已经被整个打开，随着卢日里身体滑下马的，除了他的身子，还有许多肠子和其他器官。

捅他的柔然人根本不是直捅，而是用刀从上到下直接拉开了他的肚子。

她咬了咬唇，成了这样，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了。

就算什么都缝合得起来，大出血在这个没有输血的时代，也是救不回来的。

贺穆兰发现卢日里居然还没死，但是已经痛得说不清楚话了。

她弯下身子，在一片大喊声中问道：“你说什么？究竟说什么？”

“杀……我……”

卢日里盯着她：“杀……杀……”

贺穆兰猛然间就想起了普氏兄弟。

他们临走前告诉她，他们在战场上“误杀”的人，是已经活不成的火伴。只不过军中为了遏制这种情况，所以只让其他人传作“误杀”。

“我做不到啊……”贺穆兰的情绪一下子崩溃了，“我做不到！”

被肠子淋了一身，目睹同袍的死亡还不算，还要亲手杀了同袍吗？

这是一个何等残酷的世界！

狄叶飞得了援助，很快也跳下马来，直朝着卢日里的方向狂奔。

“花木兰，你怎么还不缝……”

究竟怎么缝呢？

天女下凡也缝不了了是吧？

他一下子跪倒在卢日里的身侧，将他的肠子和其他器官塞回腹腔内。

“你别死，兄弟！你死了，我以后该怎么面对自己呢？我害死了同袍？我的同袍为了我不被掳走被杀了？我不想背着这么痛苦的日子活啊，卢日里，你别死，你别死……”

狄叶飞像是谴责一般地对着贺穆兰大声吼叫了起来，可贺穆兰完全听不出生气的意思。

他大叫着：

“花木兰，你缝啊！你缝啊！你愣着做什么！”

周围的厮杀声不断，若干人和他的四个家奴像是一道墙一般挡在他们的身前，二队卢日里的同火们发现情况不对也冲了过来，原本该是危险无比的马下，却因为这些人的缘故变得十分安全。

这是贺穆兰第二次在马下看着战场，而两次一模一样，升起的全是无能为力的挫败感。

“狄……不后悔……莫哭……”

卢日里的瞳孔开始慢慢散开，回光返照让他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

“我……女人……”

他连前世说完全的话都没有说完，就这么死去了。

“你缝啊……”

狄叶飞的声音还在不停地萦绕在贺穆兰的耳边，像是从空中直接塞入脑海里那般一直回响着。

贺穆兰从怀里掏出象牙盒，却没有打开，而是忍不住一把抱住他的身子，

在他的耳边叫道：“他死了！卢日里死了！哭，你哭啊！”

像花木兰那时候那样哭啊！

狄叶飞呆愣愣地趴在贺穆兰的肩头，眼睛里全是卢日里流出来的血。

红得如此刺目。

战斗以其他人陆陆续续的赶到而结束，柔然人见人多不可力拼后，丢下一百多具尸体撤退了。而贺穆兰这边留下的人更多。

蛮古不过是伤了一只胳膊，几乎没太大的伤，死得最多的是他的亲兵和心腹，然后就是贺穆兰这样第一轮冲锋的骑兵。

胡力浑全身都是伤口，大部分都是箭支擦过的伤，但是他的马却不行了。

蛮古似乎也没想到清理战场后发现死的人有这么多，一时有些回不过神，骑在马上不知道想些什么。

二队的人看到卢日里死得那么惨烈，当场就控制不住把杀了他的那个蠕蠕碎尸万段了。

其中一个卢日里的同火大概知道他为什么会脱队去救狄叶飞，忍不住对着狄叶飞“啐”了一口口水。

“啐！祸水！”

此时狄叶飞正跪坐在卢日里的旁边，那一口口水吐在他的头顶上，说不出地让人恶心。

那罗浑几人当场就要动手，被贺穆兰按下了。

二队卢日里的火长也拉走了那些同火，去到另一边吵闹起了什么。

贺穆兰闭了闭眼，开口道：

“狄叶飞，人死不能复生……”

“火长，你不是会缝伤口吗？”他抬起头，凝望着贺穆兰的眼睛，说道，“把他的肚子缝起来吧。”

“……至少，留个全尸。”

贺穆兰的泪水一下子就蔓延到她自己都吃惊的地步。她身体里属于女人的那部分总是时不时地跳出来骚扰她。

但很快她就发现这是不需要担心的软弱，因为其他听到这话的同袍们眼眶红得比她还惨。

贺穆兰取出象牙盒子，开始小心地替卢日里缝合肚子。

她的缝合针线第一次面世，做的却是这么让人悲伤的事情。

一针一线，贺穆兰像是面对真正的病人那样，分层开始为卢日里缝合。

隐隐约约间，她听到狄叶飞在自言自语。

“他说……不后悔……莫哭……女人，是想说些什么呢？为什么我这么没用，无论如何都要别人来救才能活……”

这世上，只有贺穆兰知道卢日里说的是什么意思。

因为花木兰，曾经亲眼目睹过同样的一幕。

那一次，死于肺部受伤，还有余力的卢日里，究竟是怎样说的呢？

“……你莫难过，我虽然是为了救你而受的伤，但我并不后悔……”贺穆兰开始复述起她记忆里的话语。

“我有个遗愿，只有你能替我达成……”

狄叶飞猛然抬起头，不敢相信地看着边缝着破洞，边开始说话的贺穆兰。

“火长怎么了？被卢日里上身了？”

“花木兰怎么回事？怎么开始说傻话……”

“天啊，她在替卢日里缝破洞，不会是卢日里托她交代遗言吧？”

一群人从窃窃私语到轩然动荡，又惊又惧又疑地看了过去。

贺穆兰的心神已经完全沉浸到那段记忆里，身为这个世上唯一一个能传达死者声音的人，她必须要把那些哽咽在胸腔里的字句一个个呈现出来。

“我一直想和女人……你亲我一下呗……”

她脸上露出了戏谑的表情。

卢日里留下的同火赫然捂住了口鼻。

那是卢日里在营帐里讨论狄叶飞时经常露出的表情。

事实上，他会去给狄叶飞送那些东西，也是他们撺掇的。

他们想要看他出丑，想要让他清醒，所以才出了那么馊的主意，那种拙劣得让人想要捧腹的追求方式。

可恶！

要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他们就不会那样撺掇了。

至少……

至少做着梦死也好啊……

“你要是女人多好……”

贺穆兰的声音已经微不可闻。

“女人的身子……是什么……”

她打下最后一个外科结，用象牙盒里妇人剪针线的小剪子剪断。

卢日里的火长教训完毕，带着啐了狄叶飞一口的火伴回来收拾卢日里的遗体。

战场上没人收殓的尸体会被军中的杂役当成无主的尸体烧掉，东西也会被全部扒光。这大半是因为头颅被砍掉后，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身体，所以也无法确定身份的缘故。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混战中留下军牌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火伴为之收殓。

卢日里是个很仗义的汉子，所以同火间感情很深。那啐狄叶飞的火伴虽然暂时将气按下了，却在心中想着，怎么也要这小子以后在卢日里坟前叩个千儿八百遍头才算让他死能瞑目。

可当他跟着火长回到卢日里的遗体身边时，两个人都说不出话了。

他们见到的，是已经被缝上了肚子的卢日里，以及……

——那含泪轻吻火伴额头的悲伤侧影。

第一百三十六章 死者的尊严

(略)

那罗浑和杀鬼早就已经一身血腥味地缩在角落里睡着了，负责冲锋的那一群骑兵是消耗最大的，不是每个人都像贺穆兰这样力大无穷、体力又好。

贺穆兰站起身，一点点穿回其他衣衫，正准备钻进床褥里好好休息一番，门口却突然传来了叫喊声：

“请问花火长可在？”

已经到了晚上了，由于近日里刚刚大战过，右军蛮古帐下的这一营都几乎没有睡。有的会去殇帐给死去的火伴焚烧衣衫，有的则是处理伤口、清理身上

的秽物，等等。

这时候有人来找，莫说贺穆兰觉得奇怪，就连火里其他人也都觉得奇怪得很。

贺穆兰走到门口，掀起营帐弯腰出去，发现是几个不认识的魏兵，为首之人年纪不小，有三十来岁了，见她出来，一抱拳，朗声问道：

“白日里，我听其他火的兄弟们说，花火长会缝合尸体？”

“……谁和你说的？”

“卢日里那几个火伴都传开了，都说你能通灵，还会缝合……”

“老四！”

那年轻的魏兵立刻不说话了。

“咱们几个前来，是想求花火长给我们今日战死的同火安上头颅。他的头我们拼死抢回来了，可是因为身首异处，军牌又不知道掉哪里去了，功曹不肯承认那是他的尸体，要将他的东西收走……”

那火长此时悲戚得像是个老人，连皱纹都出来了。

军中催人老，往往二十几岁的青年看起来都像是中年人，更别说这个三十岁已经算是中年的年纪。

“他家中还有妻女，那些兵器和战利品若是送回去，好歹还能让他的妻女多过几年好日子。若真是给功曹收走了，怕是就当无主之物给处置了。他尸首不存，多半也不会为他立冢，以后家中和军中祭祀，都没个主位……”

军中有战死主位的，日后大可汗论功行赏，也会赏赐家人。这也是莫怀儿两世都这么悲剧的原因，他根本不可能以“为国捐躯”的身份下葬，家中也得不到任何的抚恤。

那火长身后几个火伴眼眶通红，扑通扑通地就朝贺穆兰跪了下来。

看他这火里人人按排行论名，也就知道相处的时间不短了，如今落到这个下场，难怪同火趁夜来求。

贺穆兰看着满脸皱纹的火长，再看看几个跪下的火伴，伸手去搀扶他们。那几个人哪肯站起来，无奈贺穆兰力气太大，一手一个，将他们都拽了起来。

“你们无须如此，我进去拿上针线，跟你们去就是。”

贺穆兰返身回帐，一进帐子就吓了一跳。

同火的若干人和吐罗大蛮等人蹲在帐子旁边，侧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见贺穆兰进来了，他们也不尴尬，只是皱着眉劝道：

“真要去？若是传开了，以后各个都来找你做这个，功曹会不高兴的……”

“你刚刚清理过自己，去了殇帐，回来又要再洗？”

“太晦气了吧，你又不是件作……”

贺穆兰越过他们，把自己干净的外衣脱下，套上了一件若干人丢下的脏外衣，拿起案几上的象牙线盒，一边揣进怀里，一边和他们说道：“至少今天，无法熟视无睹。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今后很长一段日子会睡不好觉。”

她并不是个滥好心的人，可是她现在已经理解了鲜卑的军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也知道每一个军户的死去对家庭代表了什么。

花木兰为什么会说出“我不怕死，比起死，我更怕的是改变他们的生活”，她已经从丘林莫震那一家里了解了。

即使是英雄，即使死时以大将军之礼下葬，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该愚昧的还是会愚昧，该痛苦的还是会痛苦。

不，应该说，会更加深刻。

所以若是能做点什么，尽力去做。在知道缝合起卢日里的肚子能给狄叶飞带来那么大的抚慰以后，贺穆兰觉得这种事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事，何必问它该不该做呢？去做就行了。

贺穆兰跟着那一火人走了，去了停放尸体的殇帐。

并不是每一具尸体都会被人带回来的，只有那些有火伴的，或者互相有所关系的人，才会在杂役营的杂役们打扫战场前将这些人的尸体抬回来，在私下火化后将尸体送到同袍的家里去。

也有腰包比较鼓的，会买一口棺材，再请人将尸首送回乡间。

大部分的尸首，无论是敌是友，都被杂役营里的杂役在打扫战场后集中起来给烧了。

最早的时候，鲜卑人是不处理尸体的，自然会有野狼和豺狗之类把它们吃掉。是汉人的军医到了军中后，告诉鲜卑人若是让尸体自然腐烂，很容易让军营中患上疫病，那些疫病并不是天神发怒，而是来自尸体的诅咒。

自那以后，才有了杂役营的“搬死役”，才有了殇帐。

殇帐灯火明亮，鲜卑人早期的宗教信仰和火有关，军中虽然不许宣扬鬼神之说，但这种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规矩却是不可能改变的。殇帐里留着许多守